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二

修省六

修省陳言以復初政疏

汪俊

禮科抄出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秦金等題先該禮部咨為 勅諭事節該本部題奉 欽依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朕心憂惶特降勅諭思與在京在外文武群臣同加修省凡關係吏治民隱興利除害政務都要着實舉行以回天意欽此備行前來臣等仰窺 聖心遇災知懼即古帝王勅天時幾之心也臣等仰惟 朝廷四方之準 君心萬化之原皇極建而休徵乃應中和致則位育自臻粤自 皇上入

繼大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革積年之宿弊復
祖宗之成規動無過舉宜足致祥顧自去歲迄今四
方頻告災青風潮水患之非常氛霾旱暵之繼作加
以盜賊竊發胡虜跳梁循省咎徵皆臣等不能將順
德意病國厲民之所致也敢不痛懲已往思補將來
凡有軍民利病吏治得失可以便宜興革者略以次
第舉行其於事關重大者另各條具奏請外臣等復
有一得之愚敢為　九重之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蓋言保終之難不可一日而或懈也竊覩　陛
下臨馭未幾政漸弗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以
民貧財盡賦重役繁嗟怨之聲足以上干和氣　陛

下可不惕然慎終如始以慰答天人之望歟臣等請
試言之　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想望
至治比來百凡舉措多與　詔旨背馳百司罔遵萬
民失仰比　詔令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
下即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耆舊　內閣部院之間
極一時名德之選蓋　陛下在藩邸之時已先知諸
臣之賢故用之而不疑如　大學士楊廷和等嘗　召
見便殿詢以機務可謂信用得人矣記曰敬大臣則
不眩夫所謂敬者聽其言行其計不徒禮貌之而已
也比聞諸司章奏或不關　內閣票擬　言意或竟
從中改師傅重臣諮詢疎濶至於緊切事情下同諸

司踈請　陛下徒荅温旨未見依從此必左右計竊
政柄而讒言得行乎其間也蓋大臣必有自安之勢
而後可以責其體國之忠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
可以遂其欲為之志今貌敬而心疑名任而實阻則
諸老臣者咸懷顧慮而有去志　陛下欲誰與共理
乎此任賢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
之初求治如渴聽言如流九卿科道凡百建議朝請
暮報未有不允納者比來諸凡政務但干涉厰璫宦
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一則曰已有旨了二則曰
已有旨了事若遂非迹同拒諫此聽納不能如初未
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仁之初鑒　先朝名器之

濫冗食之繁凡傳陞乞陞官校匠役人等一切釐革
儲蓄稍充　國計有賴曾不幾時復蹈故轍比來官
戚之家　藩邸之臣或爵以侯伯或官以錦衣至如
已故太監趙山等弟姪趙雲等相繼陳乞亦得千百
戶之除爵非平亂祿非軍功日新月盛無有紀極是
朝廷之名器益濫而府庫之儲蓄愈缺將何以勸功
而給用乎此慎惜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
下登極旬日科道糾劾奸黨巨惡俱　命錦衣衛拿
送都察院鞫問刑部大理寺擬平人謂積年墜典一
旦舉復比來非機密重情俱下鎮撫司問理臺諫論
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此法守不能如初未慰

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首　命戶部將　御
馬覇上等倉場正德十六年合用糧料草束比常減
半坐派蘇松山東河南北直隸小民困苦　恩至渥
矣其以後年分仍令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
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事方舉行人皆欣忭乃因太
監閻洪等飾辭瀆　奏遂寢查覆積弊彌深此恤民
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查遣
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田回人于永等禁黜左道一歸
于正比來誤聽太監崔文蠱惑之言乃於禁嚴之地
修設齋醮或晝日而罷或連日不止耗蠹財用溷瀆
宮庭此禁止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

位之初　神氣精明體幹充盛仰瞻　天日之表鬱
有松栢之姿比來　聖躬時或違和　天顔未能如
舊豈鼎盛之年志在色之戒歟燕閒之地違養心之
道歟此保固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凡此有一
足以干和況兼之乎是未可諉爲適然之故而弗加
之意也中外皆曰　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
朝而左右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
公朝或不知也臣等竊惟政不可一日不在　朝廷
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　朝廷者非必天
子之獨運也以機務之繁多也設公卿以代理之慮
視聽之壅蔽也設臺諫以糾察之股肱有託耳目有

寄是謂政在　朝廷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
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然則　內庭外
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親而聽受
有不察名曰總攬而權實移於下矣伏望　皇上上
憂天命下悲人窮思　九廟付託之重念萬姓仰戴
之勤側身思過修德格天重　詔令以彰天下之大
信公賞罰以示天下之無私時　召大臣諮詢治道
票擬付之　內閣勿因請謁而中改刑獄付之法司
不以喜怒而他移科道論列可行者務見於施行諸
司執奏當從者毋拒以前旨停止齋醮而斥蠱惑之
奸如崔文者決不可貸也慎重名器而禁傳奉之濫

如趙雲等決所當革也查點倉塲馬牛芻派糧料草束必使户部舉行毋因浮言廢格至于寡慾乃養心之要術女色爲伐性之斧斤此尤

陛下所當兢兢戒懼不可須臾忽忘者蓋人當血氣未定之時正加意培養之日使嗜慾能節於壯强則精神自固於永久萬一後時而悔噬臍無及矣伏望

陛下保嗇

聖躬深自愛惜見可欲之事則思曰恐戕生也居得肆之地則思曰恐損德也嬪嬙進御以時寢食順養有節處𡢃護猶在廣庭慎幽獨如臨師保則

聖壽萬年之固可必子孫千億之祥可冀矣以上數事乃

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機保邦之要道

陛下於萬

幾之暇虚心省覧决意施行将見　天人慰悦和氣流通災異潜消休徵協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等分忝臣民義關休戚惓惓犬馬戀　主之情無任懇悃願望之至

遵明旨陳時政以答天戒疏　張潮

邇者　天心仁愛　宗廟災燬該雲南等道掌道事河南道御史党承賜等題為答天戒嚴交修以隆聖治事奉　聖旨是宗廟災變朕所震驚所宜痛加修省以實事天兩京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闕失着各衙門條奏務切民瘼國體不許虚應故事泛濫彌文該衙門知道欽此除各衙門具疏自陳俱奉　明

旨簡擇去留外臣待罪銓曹奉職無狀仰荷　聖慈不即罷遣容令供職雖　乾坤浩蕩之德曲賜包容而犬馬感激之私益圖報稱曠瘝是懼夙夜靡寧切惟災變之生不虛警省之機貴實我　皇上敬天尊祖已極其誠而臣體國奉公容多未盡故一夫不獲一事有乖未免下致人怨上干天和況承平日久弊緣法生風俗日偷政以習壞不敢盡謂之無也臣久負素餐之愧繆有一得之愚謹以本部見行職掌相應裁正者條陳六事曰抑奔競重恩典惜人才廣廢遺公舉剌懲貪墨蓋于國體民瘼亦少有關徒事獮文惟舉行者加之意焉而已塵瀆　天聽伏乞　聖

裁一切奔競臣切惟女而自媒則非貞女士而自
衒則非貞士況榮進素定非可以強求資望未協不
可以速化但近年以來不安義命者徒知崇階清秩
之可榮不顧禮義廉恥之大節故一缺員而請求滋
多一不遂而橫議四出此士風之日陋而公論之日
隳也伏乞 聖明降賜嚴旨凡各衙門內外大小官
員各務靖共以俟時不得憑陵以干謁如有仍前假
托請求及有不遂挾私譏惑者 勑令都察院訪察
彈劾并容本部指名據實參究罷斥不許摭拾誣抵
則奔競之風息而正直之氣伸官守得以行其職矣
一重 恩典切惟 國朝定制文官一品至七品俱

有封贈之典觀諸司職掌及會典所載至為嚴慎其在京官須滿一考在外司府州縣等官必再考稱職詢察覆實方准題給所以重君寵勸人心也及遇覃頒 詔係一時曠蕩之恩亦自有限制以見任 開讀為始但近年士風日壽牽比請乞紛紜不已圖遂私情罔知法守相應裁正以便遵行合無今後兩京堂上四品以上官除奉有 特旨及例該考滿具題取自 上裁外其五品以下或考滿稱職或見任遇恩并外官七品以上已滿考者查曾旌異方俱與請給其餘考無稱職祈薦調繁 開讀例前事故例從及凡到任或試署初授起復除補但在 開讀之後

者並不得牽引附會朦朧奏潰候　命下之日通行
內外各衙門知會遵守庶　朝廷名器不至于濫施
臣子忠良亦因之以激勸矣　一惜人才切惟人才
之長養甚難而君子之使人亦不求備然非平日愛
惜而保全之則後生輕進終不若老成持重之有為
而一蹈過誤者或自新改過之無由也若槩以一事
未善一行少虧從而摧折且因人媒孽或因詿誤以
棄之則　國家儲養之久而用未克終人才遭際之
難而志因以阻合候　命下通行各衙門幷巡撫等
官凡遇人才皆當愛惜保全如舉劾考語務在虛心
公道舍短取長先觀大節中略細過不必深求太刻

至無所容則優容博大之體立而人才長養之日充
無緩急取用亦不乏人矣　一廣廢遺切惟効用之
忠凡在人臣皆切耿耿惟厄于時命故安居自守不
求仕進少有志之士終老丘園而諒其本心豈甘久
廢况靜養之久而諳練之深乎即令天下養病致仕
謫枉廢棄者除奉　欽依起用之外豈更無人撫按
官薦舉訪求或亦未能徧及葢素昧平生者耻求見
之無因憚于干謁者又養素之自重故或舉所知或
許相見而其不知不見者未必非可舉也合候　命
下通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舉廢務在從公廉訪多
方巡察必望實相孚鄉邦推重者疏名奏薦候本部

備查先廢緣由咨令事重公論題請起用則負屈不伸者再得用于　清朝而廢棄之眷求又　聖明之美政也　一公舉刺切惟民生休戚關有司之賢否有司賢否在撫按之甄別故舉刺公則用舍當而勸戒昭矣邇來各處撫按及各項公差等官舉劾司屬官員甲可乙否率多矛盾同是人也一人舉之盛稱其美一人劾之具列其狀以致淑慝莫辨舉措難憑故每遇考選考察部院雖兼延訪但一時風聞不若親見者之為真衆口淆亂不若歷試者之為的所以憑信舉劾考語為多其或誤信而用議論忽騰又以贓賂誤信而去公論雖惜竟以廢棄皆緣舉劾之未

公也合候　命下通行各該撫按等官于凡所屬官
員皆宜用心詢訪從公舉劾無徇好惡無計親仇務
令監別精當議論歸一若復仍前舉劾互異聽本部
都察院并科道官条論查究如近日兵科題准舉劾
將官事例及遵照憲綱事例糾言不實者抵罪并弘
治十三年該部院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曾經
旌舉官員有犯罪革職者原舉官員一體条究不許
隱匿欽遵施行庶賢否不失黜陟有據而治道不無
裨補矣　一懲貪墨切惟張官置吏以為民也民生
不遂貪墨者害之也今天下司府州縣廉污不一其
通賄無恥上下交征罰贖科派假公濟私者固不足

言至若紐常習故緊有二端其一里甲本以勾攝公事催辦錢糧也乃設立爲總者或一二人有欲則責里總里總責之各里或交際宴會或買辦供給皆取必焉胥吏爲姦數且加倍其二商賈有額納官稅亦有場務起稅者矣乃各立爲總辦者一二人有欲則責之行總行總則責之各行上自綺段布帛下至魚肉菜果皆取必焉葳價虛領十不償一柰之何民不窮且死也又犯贓革職官員夤緣請託葳贓罷黜厚載而歸更不聞引例充軍者甚則旣報缺補官不一二年夤緣奏告復與辯釋起送改選或選就近則例變爲科罰降級殊不知前入後出必有是非原問官

吏一不叅究本部雖屢駁回展轉希冀終無守法如之何吏不貪且縱也合候命下行都察院及行各撫按衙門凡遇奏辯贓官加意慎重必委廉正守巡親提詳審從公問斷勿聽買原告及花銷公用等項果有虧枉必將原問官吏究實擬罪方准起送雖有陞遷事故亦俱明入招詞以驗賢否仍查照節年題准科罰事例申明禁約及痛革前項立總之弊庶貪墨少懲而民獲安矣

謹天戒以隆盛治疏　唐胄

臣聞上天之為民也必因時而生大非常之君大君之秉時也必奉天以成大非常之治蓋時承隆盛允

主之善能守文者皆可為之若當傾覆殄瘁之極非得大有為之君安克有濟故天於是時不得不為民以生是君而君之秉是時者亦焉得不奉天以濟斯世也哉大哉 上帝以胡元入主中國世亂已極時生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以救之以大統甫成而阨於革除年時之傾覆垂盡又生我 太宗文皇帝起燕邸以承之及今以 列聖百年之治而復大敗於正德之群姦又篤生我 陛下起興邸以再造之是三者皆所謂因時以生大非常之君也故我 太祖 太宗承天之命艱難締造以成帝王萬世之功以啓乾坤萬世之業事天如父少有變異即脩素以

自警上天愛子一萌意向即垂象以兆先以致五十七年重熙之治　陛下承上天大非常之託者與祖宗同而天心未見克協豈所以自警者未能如祖宗之誠哉宋儒胡安國有言曰克謹天戒雖有其變而無其應不克畏天災害之來也必矣夫所謂變即天地風雷日月星辰雨雹山川草木禽獸之異也夫所謂應即水旱凶荒盜賊疾疫亂亡之禍是也蓋天之仁愛人君也因其脩已行政之失則出警之及其不能悛也又應災以怒之故古之賢君如商之中宗警桑穀生朝之變即修德以格而反享七十五年之治高宗警飛雉鳴鼎之變即正事以答而反成五

十九年之治　陛下即位之初乾坤再造脫斯民於
水火天下方仰復見唐虞三代雍熙之治夫何近日
以來畿輔四方無處不告變且非常變則天之示警
也至矣即今南畿江浙湖河無地不告災且非常災
則其示怒也至矣使　陛下有畏天之誠安得至此
臣不暇泛舉姑以目前提督織造一事言之臣往歲
經過江北地方聞軍民談及織造官船之苦已不忍
聞近檢部牘見有前差官及文移內稱有假其賜黃
棍之威欲以肆閹御史之橫暴殄貧民而道路騷然
遍官死竄而州縣連逮附帶至於千艘私貨挾於巨
萬百孽千殃不可悉數竊意彼當營差之時群臣曾

以為言　先帝亦謂其一内臣數奏帶十餘船而已
臨行且有不許分外生事騷擾之戒豈意出外肆毒
至今經過地方夢影恍惚猶驚聞談神色亦變及荷
明詔除革莫不鼓舞歡呼以為天日復見不意　陛
下近差内織造染局之奏復或差官蘇杭督造遠近
傳聞驚愕以故群臣莫不竭力交諫有謂例不出於
祖宗未可依行端始造於成化亦非美事極言淮揚
死傷之災不可摧殘推論蘇杭貨財之本不可損剥
減徵尚欲惠沾大令豈可反汗皆極言其不當差有
謂營差必非安靜之人債貸必至殘噬之毒過鄱空
其雞豚供所竭於水陸絲隨虎狼之威工料給辦之

若皆極言其不可差也有謂原局置於　內府多年
供應不見有違令織造給以官銀所在官司自足幹
辦皆言其不必差也至於惜大體以彰令甲之信借
優容以安輔臣之位懼激變以致意外之虞累牘連
章至明至切而　陛下一無所聽何哉豈以　兩宮
之進用為急歟則自古賢妃皆以儉德為美我　太
祖嘗謂侍臣曰今富有四海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
惟恐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大哉言乎實萬
世之鑑矣故漢肅宗毋明德馬太后惟服大練左右
皆著布帛自謂為天下毋欲以身率下後世至今稱
之人子之孝以成親之名為大　陛下若必執此以

為奉恐　聖母之心亦不安矣若以　龍袍留用
缺歟則大禹之聖以惡衣服見稱今日比我　太祖
素服儉變此又異時而同事也抑　聖心亦知此差
之可止但觸於諸言者之過激而耻屈歟是又大不
然矣自古君德莫不以屈已納諫為先故稱古聖王
之德必曰舍已從人必曰改過不吝况此事既布
朝堂勢必聞後　陛下將使後世以已終於從諫為
美乎以終於拒諫為美乎今外人皆謂　聖心寡欲
何事於此但無禁於宮掖左右之請託爾誠若此則
又大可懼者蓋此輩親昵易於誘引故成湯桑林之
責必以女謁讒夫為言古稱君德之養必左右僕從

罔非正人故隨衛近侍宜選老成厚重小心之人若有干營即爲讒佞宜亟去之以免後悔況 詔書革弊多端而此條尤爲痛切若此破格復之則凡條內所稱如燒造分守守備之類寧保其不再干乎却之則彼有辭從之則上天託 陛下以中興之治者未見其能體而於正德群奸之弊反一一將奉之而不失矣豈得爲敬天之誠哉天既儆矣且示怒矣豈不大可畏哉伏望 陛下體上天因時篤生之念思祖宗艱難創造之業憫四海困悴已極之民畏天心仁愛之戒乘此差官之事未舉明告在廷收回前命以安人心以回天意且望事事一復 祖宗之舊

允稱有過舉曾經諫論未納者皆儆省改易 視
之餘日玩經史 便殿之間時接儒臣 經筵日講
虛心聽問言路諫章屈已容納以成大非常之治則
禎祥自見壽考無疆而保有 祖宗之鴻業於萬萬
世矣

因天災以圖治道疏 丘九仞

臣伏觀自 陛下即位以來災變頻仍有作無息四
方周徧而南京尤甚前年水旱風雹黎民食乏當時
群臣各具奏聞矣臣謂敝蠹相襲難於善政繼今惟
有上祈 天心連賜數年豐稔貧民庶幾更生耳夫
何三四月間霪雨不息五六月間土石皆焦彼民有

麥薄收又傷腐爛即今有秧當揷坼裂何堪夏去秋來生意將絕縱令得雨禾稼無望禾稼虧而民窮民窮而百患生重傷之餘豈宜有此此臣所以為之深憂也臣伏思南京豈惟根本之故而郡縣租稅實
朝廷仰賴以活者夫以軍民殘喘餘息而更加以今日之災是皇皇　上帝為仁愛　陛下耶為先覺其本耶天道高遠杳不可測若消災弭變自古歷有顯驗殷憂啟聖實又為　陛下今日自新之由臣庸陋奚足以言然壤勺微誠欲增海岳謹條陳四事開具于下斯於切劘時務未敢泛略伏望　聖慈特賜
睿覽如蒙推行則脩政立事之規消變弭災之實端

有在矣　一開言路以求得失切見近日以來諫官畏而不敢言言而不見聽群論而不改屢執而不回或以直而謫遣或以諫而駢死所以致此者　陛下未嘗不求言而言者或有過當耳然言者之意以為不激切不足以回　聖心邇來少有言者是又　陛下懲之太過也　陛下承　先帝太壞極敝之餘由朝廷以至四方弊根無恙謂宜見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庶足以救萬一今也偏聽勿恤沮抑過塞往往有之此嘉靖之治所以未成而　上天之災所以未息也因災異以求言古來賢君之首務而史書特筆以紀美者也　陛下仁聖宵衣旰食勤學勤政海宇

共聞彼賢君奚能彷彿四方弊病　朝廷缺失隨日以滋非一人之所能盡知者乞　勑大小臣工條析具陳無或隱諱以言之善否為政之從違是　陛下隆大舜舍已從人之善陋漢唐以匡不逮之休也一親大臣以資治理臣伏覩　祖宗之御群臣或於東角門或於左順門與若便殿自公卿以至科道等官皆得　召至　御前從容商確面諭政治得失蓋祖宗亦以勢分大懸患易成於隔絕股肱一體情貴相為流通況　面諭可否灼見於一心　廷揚獻替率恊於衆論此古之帝王致治成化之要道也今日視朝經筵之外中外分隔真仰雲霄大小同心徒切

葵藿雖率見之奏章得言者無幾近來所圖政治似
若未多近古開閤延攬　賜坐史冊焜燿以爲美談
陛下即位以來學古以蓄德法　祖以憲治臣謂如
此美政獨何爲而不可遵　祖憲哉伏乞　視朝經
筵外不時　臨御諸門便殿悉　召文武大臣及翰
林科道等官　曲賜慈顏一咨講論　陛下運乾剛
之明凡有所見一斷自　聖心所言所得揭若日月
况言出而千里應之政成而萬古仰則嘉言美意四
海傳聞禽獸草木莫不歡忻鼓樂献靈呈瑞由此而
雅樂興頌聲作矣　一遠憸人以信君子切見　陛
下即位之初首　召天下耆舊還朝以興政治豈不

以正德年間群小擅權而正士鮮少耶不二三年尋
復罷去是豈諸臣不足以厭　陛下之望也或有一
二以貪賄著聞是　陛下之心必疑於是但今在
廷之臣其皆君子耶抑亦小人耶二者並論小人居
多夫君子小人之心迹古人論之甚詳但今之小人
情狀難盡此宋人所以患其難識而論者多未得其
情也臣今之懇乞非爲彈劾姑且未指其人伏乞
陛下於授機赴會希　旨取寵諂媚交結趨競鑽刺
苞苴沽衒厚貌深情巨奸大詐陽假善名陰濟實利
之輩凡此皆世之真小人也近日言官惟指議禮之
臣自恇臣言之奚啻於此邇來申救比互太爲分別臣

邪黨禍將形更加攻擊漸不可救伏乞 陛下留神
獨察於其間則進退予奪之際即旋乾轉坤扶陽抑
陰之機也小人去則君子來矣君子小人之進退雖
關氣運之盛衰陰陽之消長然實在 陛下之一心
耳臣不惜區區之命而諄復爲 陛下言之蓋懼禍
患將及耳 一恤民困以固根本臣伏思自正德年
間毒痛四海群黎嗷嗷已無生意伏遇 陛下中興
真倒懸之解也今五六年來富者就貧貧者就逃逃
者不息死者不已戶口日耗村落彫敝杼軸一空雖
犬亦盡比諸往年未見其愈也豈撫按多乘其方郡
縣多非其人而然與抑 陛下理之未得其要而澤

不下究覈皆未然也蓋政仍其舊事不鈌民力有限而弊端益滋故耳爲今之計求弊爲先求弊而悉其隱革之斯袪矣姑即應天府一郡言之罷神帛堂額外富匠以歸於府縣則無影射縣閃之弊而貧民安致獨累革府衛納月錢之劇弊巳歸於行伍則得差操勞苦之衡而貧軍何由致逃竄豪宦占買之田而還收其稅糧貧戶奚有重賠累獄之患嚴富猾買囑之禁而均平其徭役貧民奚有勞苦弗息之歎若此之類難以枚舉今如次第舉行之必盡其利革之必去其害大小貧富歸于一均毋若近來止於文移一番安有逃移困苦之患耶生民弊病不啻牛毛此

海之遠大率類此伏乞　陛下俯念民為邦本勿[illegible]其根而沃其枝民為元氣勿割其肉以充其腹凡所以愛養之道樽節之政一一講求天下之人必有條分縷析燭照數計為　陛下言之者矣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治實　宗社無疆之休

陳言修省以消　天變疏　　華湘

臣聞王者配天象地故其政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政事之修則休徵應焉政事之失則咎徵應焉蓋善惡萌於此而災祥見於彼故曰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夫陰陽之氣充於兩間苟不常而失節無不緣政而起者或一法之拂其情或一令之敗其度天必垂象以

示其警是故震電雨水隕石生蝝孛入於斗鸛鵒來巢於魯六鷁退飛於宋四時之戒五行之反春秋書之呂氏紀之劉向志之悉本於人為之感而莫有爽焉者也人君於此能謹天戒而克省其愆雖有其象而災可弭不知所畏則禍患生而傷敗至矣竊觀本監觀象有臺候風有竿今年五月日在戊寅而雷震焉臣嘗考之凡陽陰凝結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故震之為卦一陽在下二陰在上乃陰閉乎陽而不得出之象然同日擊物之處或於城堞或於梵宇而獨發於觀天之所者為甚夫天豈無意乎天意以臣乃掌占候之官也頻年以來星變於上

於下性巽數與於四方天之譴告明矣而臣不能指陳時政之缺以竭愚衷是以　上天罪之而震怒之形然則臣敢不蒙死而為　陛下言哉粤若舜之為君古今稱聖者也格于文祖之日首明四目而達四聰誠以人君之耳目蔽其聰明則紛錯眩瞀而是非賢否之實淆然顛倒而莫知所從如秦之二世惑於趙高梁之武帝惑於朱异隋之煬帝惑於虞世基遂至天下大潰而不聞此萬世之迹也仰惟　陛下承景命曆數攸歸起偏剔垢凝神化理凡有利所當舉而弊所當革者品式條貫規制區畫見於弛張予奪之間有倫有等方其即位之始優禮公卿獎臺諫屏

權倖以抑私昵汰冗濫以省浮糜祛釋老以斥左道罷工作以蘇疲散清名爵之冒審刑獄之施深仁美意藹於改元之一詔内外嚮風華夷仰德罔不跂足以待而思見其 德化之成不啻如漢文帝之感山東也柰何所復者不旋踵而壞治者已漸不如其始矣臣請得而言之古之君臣之相與意氣孚洽而怡然交歡於一堂臣有言焉而君聽也臣有謀焉而君行也故致治之盛不可及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也今也形迹疏濶而外 朝一接都俞吁咈之語耿不可聞或併與其優禮者而皆失之此不如始者一也 國家以言寄於科道則諫諍乃其職耳乃朝

政之得失臣工之邪正生民之休戚自不可苟焉
緘默也使可苟焉而緘默官何以諫名也陸贄曰天
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人主不以時有小人而廢
聽納以見人主不可以不受諫邇來言者封章奏牘
日有所陳而於鯁亮之讜論不聞其 嘉納一二以
勵其氣則今之諫官殆為 清朝之剩員此不如其
始者二也近習之臣 聖王出而撫世酬物其慮之
也周其防之也固惟恐其乘間伺便以移吾之心志
盖其漸靡積染之習霤水非鑽也可以穿石汲綆非
鋸也可以斷幹故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
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茲固聖王所以防之

之意也彼其臣君翊國如勃貂管蘇如鄭衆呂疆今邊未可謂必無其人然有依憑城社席寵飾詐者衝決於其中則不能屏而抑之此不如其始者三也頃年太倉之儲終歲告匱而邊徼逋租不下數萬蓋由食之也不量其所生而入之者不足以供其所出蘇軾曰不知有急將何以加之則冗食不可以不裁也近復見夫闒闒亡聊之人私門奔逐而鼠穴肆出將如曩時之不可救藥此不如其始者四也彼邪說之爲人害也久矣誑以福利之報而人心爲之陷溺則浸淫沉痼國事日非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是豈但以爲吾民衣食漏卮而深惡痛絕之若此哉

令以　萬乘之尊而俯臨其誦經之壇不獨不能斥而遠之反恣之而轉令盛也臣不自揣緬念往轍竊於此恒懐漆室之憂焉此不如其始者五也日者都城内外營費不貲西山諸寺巍業相望而倏然毀之不疑天下莫不頌其為帝王之盛節今復以其當鬻於民者而　賜戚里史遷謂自古受命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所係如此苟不節之以禮而顧縱之以奢不思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豈所以保全之乎况　紫宫之建司空之力竭矣復令新其甲第是停之未幾而旁之即至此不如其始者六也然猶有二焉則甚於此者臣請復得而

言之昔者帝王垂拱於上而奔走聯屬天下之人有賞有刑賞必當其功雖微不遺所以示勸也刑必當其罪雖貴不赦所以示懲也天下之人無有不樂而畏之者令也則不然無功者得賞而輕爵以啟其倖門有罪者脫刑而長奸以反乎成獄則善何所勸惡何所懲哉之數者皆所以召乎沴氣而刑賞猶顯而可驗者焉蓋天有四時春夏為陽而於君為仁賞者君之仁也秋冬為陰而於君為義刑者君之義也刑賞不中仁義乖則陰陽繆戾而災害於是乎起災害起矣顧乃設齋致醮而求以禳之是已無悔過之實而欲天之悔禍所謂惡影而疾走也其見於政其施

於行者如此輔臣言之而不聽大臣言之而不聽諍
臣言之而不聽　天心或有時而愈怒將何以應之
乎臣竊私憂過計　陛下所以漸不如始必有蔽之
者也臣不敢遠摭往事為言近以正德之事觀之
先帝之資明睿天成而事變之來確然獨斷唯其惑
於羣枉是以十六年間流寇弄兵而北方騷驛叛藩
作亂而南土震驚兆庶愁困疆圉虛耗物力悉屈而
海内蕭然則繼其後者豈可不熟計而痛鑒之哉念
我
皇祖龍飛淮右親冒矢石以取天下艱難危苦
甚矣　陛下握符臨御　上承先緒任大而守重苟
不夙夜憂勤砥節修德以衍萬世之基則無以慰

宗廟不爽之靈答蒸黎無已之望也臣觀三代以還入繼大統莫有賢於漢之文帝者夫由藩邸而踐天子之位乃國家交會之際上天仁愛必出災異以啟其衷故文帝之世天非無變帝能率下以德而民應之國富刑清登於大道故呂祖謙曰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留也臣 如賈誼猶痛哭流涕太息其當時勢之事以為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 陛下試觀今日之事果何如耶名器濫以假人而天工未勑財貨蠹於供佛而天物不惜議理違乎常典人心有所弗和不能行天之春令也總戎踵其故習節鎮無所戢飭不能

行天之夏令也骩法滋惡喧傳萬口不能行天之秋令也　錫宅興工勞費百端不能行天之冬令也由畿甸而海宇民則苦於征求而鮮康阜之樂士兵則疲於朘削而率瘠弱之羸卒吏則失於磨滌振刷而不多見乎修正廉節之士風純俗日漓紀綱漸弛天下之事不容不寒心而眩目者難以縷數而徧及譬諸腹心受病之人貌年動作如常時外視之若無病者而其元氣已索然矣苟不及其未深而療之養以參朮之膏濟以薑苓之味處於閒靜之室而無所勞則厥疾何由而瘳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固不可因循愒玩而不思所以治之之本唯在修德而已矣心

之不正則德不可修學之不講則心不可正故宋朱熹屢以是言進於其君而厭聞不用宋室卒於不競嗟乎所以不勝其嘅也臣聞 陛下經筵進講之後退而尋繹其所講存養於幽獨體驗於施爲察理欲之機決存亡之故辯別君子小人之分日召公卿以講治理面諭臺諫以通乎下情禁權倖之橫塞冗濫之源闢釋老之非省工作之費愼名節以勵世不以無功而輕授明刑獄以鋤宄不以有罪而苟免凡政令之布必應時而行銳然鼓舞精勵於其上是能以天之心爲心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天下之事既理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吏稱民安兵彊俗厚紀綱整

肅而時雍迓衡之治於是乎成何星霜水旱昆蟲草木之妖不可除而文帝不可並哉斯言也諸臣進說屢矣　宸音之答雖溫躬踐之實未見　陛下殆未加之意焉臣念　祖宗以來本監未聞有今日之變者乃敢忘其謭陋妄有所說而一念之忱實無任惓惓也冒瀆　天威罪不容死願造室以待斧鉞之誅

脩德政以弭災變疏　　方鳳

臣聞天變之來雖或然之數而人事之感召有必然之理故古之明王一遇災變或下罪己之詔或致省躬之誠而不敢易以處之也　陛下臨御以來方及手餘災異數見遼陽大水山東山西陝西福建廣西

等處風烈星隕天鳴地震乂旱疾疫死亡相繼民困
已極今年南京內府火災延燒國學號房及百餘間
近于七月二十五日申酉時分惡風暴雨夜以繼日
衝撞搏擊天地震撼瓦石飛走　孝陵石欄倒壞樹
木傾拔一千三百餘株國子監等坊牌并城中房屋
倒壓大江平湧潮水丈餘儀真居民漂沒及千餘家
商民船隻覆蕩無數浮屍填塞觸目痛心變異之大
未有甚于此者臣思所以致變之由未必不因人事
之感召而　陛下德政之可脩者尤所當急臣敢昧
死言之經筵雖曰日講而未聞有咨詢之實甚至有
愆期而不御者寧臣濫加爵賞而春闈有延納之禮

甚至有累月不得見者免租之　詔方下而追徵隨急是失信于窮民沙汰之法方施而傳奉繼行是縱姦于倖進信內使之言而使御史貶責主事被執益長貂璫之勢從外戚之請而使無功受封無名賜第漸張閥閱之威欺君誤國如張鋭等罪當萬死今則止于充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黨惡害民如浦智等罪不容誅今則止于降級而入官贓物還給本人凡此皆蠹政之大且要者其他一時之失一事之弊雖拂乎人心之公而不足以致上天之怒者臣不敢一一細陳以取煩瀆之罪伏願　陛下痛加警省勿視泛常不必遠求古之帝王但思我　孝宗之所以

致治者其道何先及　武宗之所以致亂者其失何在則一心之中理欲自判萬機之際得失自明善者師之而君子必進惡者戒之而小人必斥左右之親信者必察其誠僞而不可委以腹心臣僚之老成者必展其才猷而不當求之形迹賞罰必公毋奪于私請而至于濫繼政令必信毋惑于羣議而有所改移凡百章疏必由內閣或行或止必取　上裁而擅自批發者必加重譴使言路大開新政日益而不可安于小成以自足仍　勅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一體脩省務求實驗毋視虛文則災異可消休祥可致而天下之治其原蓋不出此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

待罪之至

務實勝以答天戒疏　劉世龍

臣伏覩六月二十九日　明旨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　宗廟尤重朕聞大變不勝驚惕玆　五祖神靈必須奉慰其祭告及脩省之儀禮部便開具來看此誠　上天示戒務要應之以實勿事虛文繼觀七月初三日　明旨又云致災之由端在朕一人欽此臣三復　天言不勝感激乃作而嘆曰明明天子真大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也臣愚何幸而躬逢其盛哉臣聞天眷有德變不虛生仰惟　陛下蓋與天地同流而非常之災猶復不免推所從來實惟中外臣工

職守無狀以致上干天和災及 祖廟 陛下乃輟引咎自歸復令諫官極言時政得失即此一念天監在茲昔周成王啟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宋景公出罪已之言星為退舍矧 陛下修省之誠務欲見諸行事之實臣見 天心上格和氣日臻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祖宗在天之靈其有不慰者乎臣職非言路本不當言又有所懷不能自已茲重有感於

陛下畏天之誠敢不乘時以效夫野人芹曝之獻謹以時務之重且大者列為三事仰瀆 九重誠以

陛下繼天立極有感必通故寧冒好名之嫌以少伸其圖報之私非敢為無稽之談以自取夫不韙之愆

也伏望陛下察臣懇切之情恕臣狂妄之罪深惟爲治之不在多言俯念愚者之或有一得曲賜優容少加省覽則臣愚不勝幸甚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一曰杜謟諛以正風俗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不正風俗之不正由人心之壞使之也人心之壞非由他也由患得患失之心使之也夫患得患失之心勝則寡廉鮮耻之徒多寡廉鮮耻既繁有徒而正色直氣日以消㓕則平居之所恃以尊主庇民臨難之所恃以仗節死義者焉攸賴哉令天下之風俗人心臣不知其成何氣象也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謟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曰壞於上學者曰壞於下如

脂如韋爲鬼爲蜮彼倡此和靡然成風或片言不相協而禍患已速於身家或一咲未及終而戈戟已礪於胷臆是以人圖自全勢不兩立與時浮沉之輩則惟以安分守已爲高而常恐獲戾於人獨立卓行之士則徒抱憤世嫉邪之志而安能手援天下以致人心益薄風俗益偷究其末流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臣以爲轉移變化之機非 陛下以身先之雖後家置一喙市列千金則積習之敝安能一旦而丕變邪伏望 陛下洞察幾微大加矯正握其要以風動四方端其本以統御萬事勿以詭隨阿諛者爲賢能勿以正直鯁介者爲不肖勿以私好而有所喜勿以

私惡而有所怒厲心以防邪佞之欺讒巳以來忠讜之益仍　勑大小臣工各相戒勉務恊和以共圖成功毋朋比以私植黨與事關九重則明白開陳利及萬方則懇切敷奏可者獻之否者替之不以事之小而互相隱藏不以勢巳成而巧於遷就獲乎上者勿以此而望於下懷於巳者勿以此而責於人將見四方聞風莫不感動人心一移俗尚自美如此而天心不應者有是理乎臣恐　陛下所謂應之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人君之德莫貴於使人得盡其言之為美夫上下之情不通

則貴賤之形迹日隔而壅蔽之禍深人得以盡其言則人君之耳目日廣而欺隱之弊絕夫壅蔽深則寸步之間皆如隔世雖欲用其明而不可得也欺隱絕則萬里之外皆如對談雖不用其明而自莫之遁也古先哲王深知其然是以堯設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成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謙虛自將延訪多術猶懼夫天下之情或有未通天下之言或有未盡此所以上下交孚幽隱畢達而大業昭於四方榮名垂於萬世者職此故也仰惟　陛下天縱聖神德超今古其於天下之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而何所遺其於天下之情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也而

日修省之實加之意而已臣何慮焉昔者漢文之世災異迭見可謂警之至矣然文帝能行修省之實以致之民恭儉率下化民以德露臺惜百金之費后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糜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絕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止輦受言前席賈生除誹謗妖言之罪可謂能受天下之善數者乃其大者爾至於節目之詳史不盡記以故順人心以召和配天命於有永衍國脈於後裔傳芳聲於異代此天心仁愛而不已雖屢警而無害也下至武帝雄才大略芝房寶鼎祥瑞之文日見然卒致海內虛耗幾於亂亡何也有所恃而無其警天故縱

之爾文帝畏所警而治武帝樂所恃而替人君察於此二者可以鑒矣故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此之謂也我　皇上心揆堯舜道憲祖宗視漢文未足數者然聖王取善不遺下體賤如芻荛尚欲擇而用之而況文帝為世世師者共此臣所以惓惓望　陛下修省之餘兼取文帝之可法者覈其實而效之民心悅而　天意得矣大甲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之耳目在民故上下交與之際不可不慎也臣等庸淺不敢效漢儒徵驗之說以誑　陛下特以為今日急務莫先於順民心而已矣臣聞之國之所保者在民民之所天者在食

天下耳目所見聞益足以裨益 陛下之聰明天下之血脉相貫通益足以培植 宗社之根本盛德大業殆將與堯舜湯武並隆而漢唐二君不足道矣如此而天下有不孚和氣有不應者哉臣恐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臣聞帝王為天下之宗師而舉動尤人君之大節一動所在四方為綱一時所行萬世不泯此其關係豈小小者而可以不慎乎哉仰惟陛下臨御以來動與天合博大纖悉何事不周而臣猶復惓惓不能自已於言者誠念生逢堯舜之君而惟欲扶翼雍熙太和之治也臣聞之孔子曰敬大臣

則不眩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誠以大臣為中外臣僚之表率勲戚實國家休咎之相關苟非有大不可而不容以少貸焉者猶當曲為之處而不可輕廢棄也臣惟　陛下之於大臣必先知其才之非常而可托故委之以重任而不疑夫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焉而去之又忽焉而召之又或因事而械繫之箠楚之則何以為臣人者勸哉夫臣之於君也猶子之於父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其進退榮辱之際惟其命而莫之違也而上之所以處之豈容不察其情而全其體耶臣愚以為　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因

事託詞省令自劾以禮而退如其素行無鈌委任從
隆乃偶以一時喜怒輙從而顛倒之　陛下固以付
之無心而不知天下傳聞殊失觀望恐非所以御人
臣之道也至於故舊如近日張延齡家憑寵為非勢
所必至罪既難議法再不容此在　廟堂自有定論
臣何敢贅側聞長老之言　孝廟在時待之過厚或
至釀成今日之事殆未可知況彼豪貴之徒焉知威
滿之戒自貽伊慼今復誰尤區區逆豎亦何足惜獨
念　孝廟在天之靈　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
能庇其骨肉之愛於情忍乎　陛下孝養兩宮心如
日月海內臣民孰不稱誦恐於此際殆亦不能不為

一動心也頃見通鄰創造神御閣啟祥宮特令二三
大臣督理其事此固 陛下尊祖愛親事亡如存之
義臣則以為南京 太廟之災方在日前 陛下脩
省之誠正遑 天表五廟之靈倀倀焉何所於依安
慰之儀皇皇焉人皆有待抑其煨燼之墟未知應否
重建如不可已則今日工役之重且急更有過於此
者乎矧興作頻年四方彫敝災傷變故到處相聞此
又民勤於食時詘舉贏之候似宜劑量緩急而為之
以漸殆未晚也他如日用起居之常萬幾應酬之際
凡有關於 聖躬者尤望澄心定慮熟思審處謀之
於始以圖其終慎之於微毋待其著則本端而物無

不正德感而業日益隆人事脩於下天心格於上和氣氤氳災變消弭億萬載隆長之慶端在是矣此皆狂妄之談不識忌諱之甚不知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在此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乎否也

元旦日食脩省疏　徐栻

臣聞天人之際每違於幾微而帝王之德常成於危懼近覩邸報該欽天監奏為日食事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戊寅朔日食分秒推算共食九分九十三秒日未入見食八分一十八秒日已入見食一分七十五秒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竊惟日者衆陽之長以清明普照為德正旦者三陽之首以生育長

養為事乃於茲時謫見於天虧侵掩若此況入秋以來如西南之赤氣廣東之大水徐淮之荒歉並見疊出已為深災而又加之日食於三始數十年來未有天變如是之甚異者也夫十月之交詩人垂訓而春秋於日食必書其謹天戒也至矣蓋變不虛生而日食為異食於正旦者為尤異臣竊見之不覺憂懼恭惟我 皇上懋昭 聖德總攬 乾綱憂勤惕厲圖惟化理其所以敬 天勤民者雖古帝王之勑天命畏天威無以過也是宜克享 天心感召和氣詎至有此以臣瞽見度之豈非以 聖明在御而大小臣工奉職不效者之所致歟抑天獨厚我 皇上欲

皇上寅畏自修增益　聖德應之以誠轉之以福而
永綿　宗社無疆之慶也歟是以臣抱日中之慮效
献曝之誠而有不能以自已也伏願我　皇上深體
上天仁愛之意益虔帝王兢業之心應天以實恒謹
時幾之戒弭災以德愈養和平之福仍乞　勅下禮
部咨行各該衙門大小臣工俱務竭誠修省盡心職
業毋諉日食為常數毋謂救護為常儀要在盡人事
以荅天道焉蓋日食之為占陰戚陽微先儒謂小人
陵君子夷狄侵中國之象也以實應之則進君子退
小人莫要於考察也即當三載考察之期乞　勅部
院務要矢心會同秉公持衡去留允當以明黜陟之

與其兩京堂上官員仍令照例自陳毋妨贊路以儆有位斯君子道長而小人不得以濫廁其間矣以實應之則綏中國制夷狄莫先於自治也即令防秋漸地而講武逐䟽之　勅該部轉行各邊諸臣務撫士卒嚴團練固城堡謹烽堠以為邊防先事之備其各衙門政事關涉軍國利害大計及有關失蠹敝大非民便可以上干　天和者許令諸臣具實條陳伏望賜之采納施行斯內治日修而可以坐收外攘之略矣修弭之實交孚中外將見人事修於下天道應於上災變消伏瑞符日臻清寧位育亨嘉暢遂而億萬年久安長治之休端在是矣　宗社幸甚天下臣民

悖甚臣待罪言官適逢天變義不敢隱上瀆

無任懇切戰兢之至

省咎陳言以回天意疏　王應鵬

禮部題奉　聖旨彗星三見為妖必有其由　上天垂愛朕敢不祗承夙夜思省未自逸寧卿等文武群工皆有輔贊之責可不痛思省改匪朕一人九卿衙門官還各省咎自陳以聽裁處其餘依擬務要思忠論實不許挾情泛引假公報私欽此欽遵臣本非才重任官職已經具　奏乞休荷蒙　溫旨勉留臣無任感激思奮因不自量直欲講求治亂之原以圖安靜平和之治惟　陛下寬斧鉞之誅幸甚臣聞天人

一理也太甲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善言天者不求之天而求之人求之人者不俟乎天之既譴也俟其既譴而求曉矣　陛下嗣天歷服十有二年于茲臣仰觀睿意所向真欲以堯舜禹湯文武自許而陋漢唐宋於不為也故講明敬一之學敬天勤民蚤夜孳孳惟恐弗逮方　大禮既定大獄既明之後　陛下蓋有以真見乎世道之敝而毅然有傷今復古之志矣於是首定　西郊之禮蕪考百神之祀　躬籍田　親蠶桑改服色辯儀位尊孔氏黜異端於凡用人行政之間苟可以補偏救敝者靡不殫志悉力三代以下求君道如　陛下者豈非千載

一時之會耶乃者休祥洊至諸福竝臻此固 聖德之徵矣然而 國是猶有未定民生猶有未遂者是小大臣工奉職無狀之故也臣請以義利名實四字而槩今日之事言之夫義者無所為而為之也利者有所為而為之也然義與利相形名與實相須未有義利不審名實不副而可言治者嘉靖之政猶良醫之治大病一時群邪潛伏而元氣尚微正宜休養生息以俟其充而議者昧此徒知事機可乘而不知求治不可太速徒知積弊可慣而不知荒穢不可不包一時議論紛然公私雜出蓋有不勝其好大喜功之心者遂使老成任事之臣禁而不敢語非不敢語也

不得語也此其為有所為而為之也耶無所為而為之也耶　陛下有更化之善矣而贊成者或未至陛下有法祖之美矣而守法者或未謹以用人則屢進屢退而進者未必皆賢退者未必皆不肖也況退而復進乎以行政則屢興屢革而興者未必皆是而革者未必皆非也況革而復興乎名曰慎刑獄而煩苛自恣名曰恤困窮而力役未已邊儲之處給未周武事之因循如舊異端未斥左道復行賑文方下蠲賦猶征鄉閭有愁苦之狀學校無絃誦之聲其他類是者不能枚舉若是而曰我能為君求治理與教化祇見其徇名喪實而徒取天下之紛紛也由是求源

之獘遂成刻核長妬訐之風傷渾厚之體識者寒心昔宋臣李沆有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斯言似亦甚謬而君子以為得大體至于今稱其言不衰盖沆之意以天下之最可患者人心之不一也人心之不一由於政令之不常也如使祖宗之法人得而議之則天下何時可定况祖宗之法閱歷世故未嘗不善第行之既久不無小弊救其弊斯已矣而議者不察遂謂天下有全利全害之事此真武士之狂談也是豈可不於義利名實四者之間求之哉伏願 陛下因往察來愈修敎學之功益謹精一之訓精則察夫四者之間而

不惑一則守其至當之論而不移凡諸衆言之相軋佞說之要求辯詞之奪正者　留心省覽裁之至理使不得逞至於任事之臣必求其所謂中正和平老成持重者而後用之又申經久之法修畫一之政如此則王道昭明邪說退聽政有恒圖人無異向　國體有渾淪完固之勢而君臣可常享安靜和平之福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亦此道也臣所謂不求之天而求之人者宜莫有切於此臣狂悖干冒　天威無任惶懼隕越待罪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二終